

命运之路

[美] 欧·亨利 / 著 刘艳 / 译



一旦热爱艺术，什么奉献也不难。

——欧·亨利

命运之路

[美] 欧·亨利 / 著 刘艳 /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之路 / (美) 欧 · 亨利 (Henry.O.) 著 ; 刘艳译. -- 呼和浩特 : 远方出版社,
2013.4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父作品集)

ISBN 978-7-80723-945-1

I. ①命… II. ①亨…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76634号



命运之路

原 著 欧 · 亨利

译 者 刘 艳

责任编辑 孟繁龙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 : 0471 — 2236466 邮编 :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mm × 960mm 1/16

字 数 144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 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945-1

定 价 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言

欧·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1862年—1910年），1862年9月11日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医生。他幼年丧母，后随父移居祖母和姑妈家，姑妈林娜从小培养他绘画、写作、讲故事和文学欣赏的才能。17岁时，他到叔叔开的药房当学徒，两年后即取得药剂师执照。1882年，由于健康原因，他到西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牧场工作，从中获得了饲养牲口的丰富知识，并熟悉了西部民情。1884年以后，波特因为生计而不断更换工作，做过会计员、记者、土地局的制图员等。

改变波特一生的是1891年当上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1894年12月，银行发现波特的账目上短缺了一小笔款项，随即解除了他的职务。1898年，波特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由于拥有药剂师执照，他在监狱里被分配到医务室工作。工作之余，为了取得稿酬贴补女儿的生活，他开始了写作生涯。

起初，波特写的是短篇小说，寄往当时颇有影响力的《麦克吕尔》杂志发表，用的是笔名欧·亨利。1901年，因在狱中表现良好，波特得以提前获释，次年即赴纽约专门从事写作。1903

年，他与纽约《星期天世界报》签约，每周为该报提供一篇短篇小说，同时还为其他杂志供稿。1904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白菜与皇帝》问世，这部小说以拉丁美洲一个虚构的小国安楚为背景，揭露美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掠夺拉丁美洲国家的自然资源。随后几年，他又推出了小说集《四百万》、《西部之心》、《都市之声》等作品。短短10年间，欧·亨利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近300篇短篇小说。由于作品内容贴近百姓生活，篇幅短小精悍，情节引人入胜，语言富于艺术表现力，深受读者喜爱，他被誉为“美国的莫泊桑”。

波特于1907年再婚，但这次婚姻并没有给他带来家庭幸福，为此他开始酗酒。1910年6月5日，波特因健康原因卧床6个月后去世。他的另外几个短篇小说集《善良的骗子》、《命运之路》、《陀螺》等，都是在他死后问世的。欧·亨利一生困顿，只有最后10年才在纽约定居。他平时所接触的多属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些人物自然成为他小说的主体，其中多的是工人、女店员、公司或其他机构的小职员、穷艺术家、街头流浪汉、警察、骗子甚至盗贼。他用幽默的笔调，饱含着同情心，描写这些小人物生活

的不幸。

《四百万》是欧·亨利最著名也是最出色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其用意是：构成纽约这个大都市社会基础的，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 400 个举足轻重的上流人士或大亨，而是纽约市的 400 万普通民众，也就是他小说里各式各样的人物所代表的普通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欧·亨利的民主主义思想：《麦琪的礼物》里的一对年轻夫妇，为了互送圣诞礼物表达爱意，妻子卖掉了引以为傲的一头长发，为丈夫买了一条表链，而丈夫则卖掉了祖传的金表，买回一套精美的发梳来打扮妻子那已不复存在的美发，最终两人的礼物都没有派上用场，但这对贫穷夫妻的恩爱之情却弥足珍贵；《警察和赞美诗》写一个流浪汉因冬天来了无法再露宿街头，一心想进监狱换取 3 个月的食宿，于是几次三番为非作歹，没想到警察却视而不见，不予理会，等他在僻静的路旁听到教堂里传出的赞美诗的音乐，内心受到感染，决心弃旧图新、自食其力时，警察却无缘无故逮捕了他。作者通过这些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是非颠倒，黑白不分。

我国读者对欧·亨利并不陌生，他的名篇曾被选入中学课

本。我们根据欧·亨利作品的特点，以青少年读者的阅读趣味为基础，分成两辑，力求让读者对欧·亨利有更全面的认识。忠实于原著是译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欧·亨利用语幽默，常用俚语，有时还运用谐音和双关之类的修辞手法，要充分保持原作的韵味，翻译上有一定的困难；加上时代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译文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命运之路·····	1
心灵和摩天大楼·····	24
哈格雷夫斯的骗局·····	32
麦迪逊广场的天方夜谭·····	46
纪念品·····	52
多情的五月·····	62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69
幽默家的自白·····	77
催眠师杰夫·彼特斯·····	87
提线木偶·····	94
我们选择的道路·····	109
艺术良心·····	115
重获新生·····	122
女巫的面包·····	131
比门塔薄饼·····	136
爱情信使·····	147

苹果的诱惑·····	152
感恩节的两位绅士·····	169
言外之意·····	175
汽车等待的时候·····	191
公主与美洲狮·····	197
人生的波澜·····	204
寻宝记·····	211
剪亮的灯盏·····	222

命运之路

我曾在诸多道路上探寻，究竟什么是人生的真谛。

真挚的内心，坚定的昔年，光明的爱恋。

这一切，能让我赢得与命运的战斗吗？

我能否安排，选择，掌控，创造，

我的命运？

——摘自大卫·米尼奥未发表的诗

歌曲唱完了。这首歌是大卫作的词，乡村风味的旋律。小酒店桌边聚着的人们都开心地鼓掌，因为这位诗人给大家付了酒钱。只有公证人帕皮诺先生听了歌词后摇了摇头，因为他有学问，也没和大家一起喝酒。

大卫走出门，来到街道上，晚风吹散了他头上的酒气。他想起白天和伊冯娜吵了架，他下定了决心，当晚就离家出走，去闯闯外面的大世界。

“当我的诗句脍炙人口，”他在陶醉中告诉自己，“也许，她会想起今天说的那些难听话。”

除了小酒店里仍热闹非凡，村里的人都就寝了。大卫悄悄回到父亲的农舍，摸进自己在棚屋里的房间，把自己的衣物捆成一卷，用根棍子往肩后一挑，便掉头朝外，走上了通往外乡的维尔

诺依村的大路。

他路过父亲的羊群，它们正蜷缩在羊圈里过夜——他每天放牧这些羊，任它们四下乱跑，自己则把诗句写在小纸片上。他看见伊冯娜的窗户还亮着灯，微微动摇了一下他那突如其来的计划。也许那道灯光说明她在后悔，她气得睡不着，第二天早上说不定——但是，不！他下定决心了。维尔诺依村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这儿一个知音也没有。他的命运和未来就在那条出村的大路上。

月光下的黯黑原野上，大路延伸了三英里，路像耕出的犁沟一样直。村里人都说，走这条路能到巴黎；而“巴黎”这两个字是诗人常常一边走路一边轻声念叨的。大卫从未离开过这个村子。

左岔道

沿着这条路走出三英里，便是谜一般的岔路口。一条更宽阔的大路和脚下这条路直角相汇。大卫站在路口，有些犹豫，之后便左转沿着大路走去。

这条更宽阔的大路上有车轮印，表明最近有车辆经过。一个半小时后，陡峭的山脚下果然有一辆庞大的马车陷在小溪的污泥里，动弹不得了。车夫和左马骑手们大声喊着，使劲拽着马缰绳。一个身形庞大、全身黑衣的男子站在路边，旁边还有一个身材苗条、披着轻便长斗篷的女子。

大卫看出这些仆人在白费力气。他立刻自任指挥，不让这些驾车的人再大声吆喝马，而用力气去推车轮。只让马车夫一个人用牲口听惯了的声音喊，大卫则用结实有力的肩膀抵住马车后部。大家一起用劲，终于使笨重的马车回到了结实的路面上。驾车的人回到各自的座位上。

大卫斜站着看了一阵。那位身材魁梧的绅士挥了挥手，说：“你到车厢里去吧。”他的嗓音粗重，与他的个头一样。不过，圆

熟和教养使它变得稍稍中听了一点儿，一般人听到这类声音都会服从。年轻的诗人犹豫了一会儿，但第二次命令使他没时间犹豫了，他的脚踏上了车厢台阶。黑暗中，他依稀分辨出那女子在后座上。他正要坐在她的对面，那个声音又命令道：“你坐在她身边。”

身躯庞大的绅士坐在前座上。马车开始上山了。女子安静地坐在一角。大卫猜不出她是老是少，可她衣服上的幽香使诗人无端地相信，女子神秘的外表下定然是一番可爱。这不正是他常常梦寐以求的探险故事吗？不过，现在他无法解开这个谜，因为他与这两个神秘的旅伴一起坐着的时候，始终无人开口说话。

一个小时后，大卫从车窗看到马车穿行在一个小城中，然后停在一所大门紧闭的黑乎乎的大宅前。一个侍从走下车，不耐烦地“咚咚”敲门。楼上有人猛地推开一扇格子窗，探出一个带着睡帽的脑袋。

“谁这么晚打扰我们？我们已经关门了。这种时候有钱的旅客不会还找不到住处。别敲了，快走吧。”

“开门！”侍从着急地喊道，“开门！这是蒙塞尼尔·博佩杜依斯侯爵。”

“噢！”楼上的声音叫起来，“爵爷您恕罪，我事先不知道——这么晚——马上开门，全宅都等爵爷吩咐。”

宅门里传来铁链和门闩响动的声音，宅门大开。西弗·福拉贡宅的老板手持蜡烛站在门口，他还没穿好衣服，又冷又怕，直打哆嗦。

大卫跟随侯爵走下马车。侯爵又给他下达了一道命令：“扶一下这位小姐。”诗人照办了。他扶她下车时，发现她的手在颤抖。第二道命令是：“进屋。”

他们走进旅店里长长的餐厅。大橡木桌从这头一直延伸到那头。在桌子较近的一端是高壮的绅士。女子坐在靠墙的另一张椅子上，看上去非常疲倦。大卫站着，想着如何得体地告别，以便

继续上路。

“爵爷，”店老板深深鞠了一躬，说，“要——要是知道爵爷驾临，肯定早备好一切招待您。现在只剩下一些葡萄酒和冷肉，也——也许——”

“蜡烛。”侯爵说道，一只肥白的手习惯性地伸出，摊开五指。

“是——是，爵爷。”半打蜡烛被拿来，点燃了，放在桌上。

“爵爷您是否肯赏脸尝尝一种勃艮第葡萄酒——有一桶——”

“蜡烛。”爵爷说着，又摊开五指。

“是——马上——我这就去，爵爷。”

一打蜡烛又点燃了，照亮了整个大厅。侯爵庞大的身躯满满当当地塞在椅子上。他从头到脚都是华贵的黑衣，只有袖口和领子上有白色绉边。连剑柄和剑鞘都是黑色的。他带着一种透着轻蔑的骄傲的表情。上翘的胡子几乎碰到了满是嘲弄的眼睛。

女子一动不动地坐着。大卫看出她很年轻，模样楚楚动人。她这一番可爱何等地遭受冷落，大卫正出神地想着，猛然被侯爵浑厚的声音吓了一跳。

“你叫什么，做什么工作？”

“大卫·米尼奥，我是诗人。”

侯爵的胡子翘得几乎接近了眼角。

“你靠什么生活？”

“牧羊，我看管父亲的羊群。”大卫答道，头抬得高高的，脸上却红了。

“那么，羊倌兼诗人先生，你今晚撞上大运了。这女子是我的侄女，露西·德瓦兰娜小姐。她是个贵族，每年有一万法郎的遗产收入。至于她的容貌，你自己看得见。如果你这羊倌对这些条件满意，只要一句话，你就可以娶她。别打断我的话。今晚我把她带到孔特·维勒默庄园，本打算让她嫁给早已允诺要嫁的

新郎。宾客们都聚齐了，神甫也在等待，一个地位和财富都很般配的人即将与她成婚。可是，在祭坛前，这个原本温顺驯良的小姐，突然像只母豹子似的发作起来，指责我犯有种种酷行和罪恶，在呆住的神甫面前，毁弃了我为她立下的婚约。我当场就以众恶魔之名发誓，她必须与我们离开庄园后见到的第一个男人结婚，不论他是王子、烧炭工还是贼。你，羊倌，是第一个。她今晚必须嫁给你。如果你不答应，就是下一个。你有十分钟时间做出决定。别拿废话或问题来烦我。只有十分钟，羊倌，时间快着呢。”

侯爵白白的手指头重重地敲着桌子。他借着等待之名陷入沉默。大卫感觉侯爵仿佛一座大宅，门窗都紧闭着，拒绝任何外人进入。大卫本想说话，可他的嘴被这庞大身躯的气势堵住了。他转而站到女子身边，对她鞠了一躬。

“小姐，”他说着，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在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子面前言辞如此流畅，“您已听到了，我是个牧羊人。我自认也是个诗人。”

“如果检验诗人的标准是对美的仰慕和珍惜，那么我更有理由自认为是诗人了。我能如何为您效劳，小姐？”

年轻女子用无泪而哀伤的眼神看着他。他那坦率热切的脸庞因冒险而显得庄重严肃，他身材强壮矫健，蓝眼睛里的一汪同情，充满了她久久渴求的关心和善意，一下子让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先生，”她低声说道，“你看起来真诚善良。他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兄弟，我现在唯一的亲人。他爱上了我的母亲，他恨我，因为我和母亲长得很像。他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我害怕看见他的面容，以前也从不敢有任何违逆。但今天晚上他要把我嫁给一个年长我三倍的男人。先生，原谅我把你扯进这桩麻烦中。他强加给你的疯狂要求你当然可以拒绝，但至少让我谢谢你的关爱仁慈之言，这些年来从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诗人眼中包含的已不仅仅是怜悯和关爱了。他定是诗人无疑

了，因为伊冯娜已被忘却。如此清新可爱，蕴涵着生机活力的美人，牢牢抓住了他的心。他因她身上微微的香味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情。他温柔的目光暖暖地落在她的身上。她也因为渴望而委身其中。

“仅仅十分钟，”大卫说，“就要让我决定一件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我不会说我怜悯你——这并不真切，我要说我爱你。我不敢期望你现在爱我，但是我要把你从这个残酷之人手中解救出来，请允许我这么做。也许渐渐地，你会爱上我。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不会永远做个牧羊人。目前我会全心地珍爱你，减少你生命中的忧伤，你愿意把你的命运托付给我吗？”

“你要因为怜悯而牺牲自己吗？”

“是为了爱。时间要到了，小姐！”

“你会因后悔而鄙弃我的。”

“我惟愿自己活着所做的一切都能让你幸福，能让我配得上你。”

斗篷下，她纤细的手悄然滑入他的手心。

“我托付给你我的生命，”她低声说道，“而——而爱也不像你想得那么遥远。答应他，我一旦从他的目光中解脱就会忘记过去。”

大卫走过去，站在侯爵面前。侯爵动了一下，充满嘲弄的眼睛瞟了瞟客厅的大钟。

“还有两分钟。一个羊倌盘算要不要娶一个有钱的美人居然要花八分钟！说吧，羊倌，你愿意成为这位小姐的丈夫吗？”

“这位小姐，”大卫昂首挺胸地站着说道，“已经惠准了我的求婚，愿意嫁给我。”

“说得漂亮！”侯爵说，“你倒有几分求婚者的伶牙俐齿，羊倌大爷。不管怎样，如果不是你，也许小姐的下场更坏呢。行了，让神甫和上帝赶紧把这件事了了！”

他用剑柄狠狠地敲着桌子。店老板双腿哆嗦着，捧来了更多的蜡烛，以为侯爵老爷又想要了。“带个神甫来，”侯爵说，“一个神甫，明白吗？找个神甫来，十分钟内，否则——”

店老板扔下蜡烛，飞奔而去。

神甫睡眠惺忪、衣冠不整地来了。他宣告大卫·米尼奥和露西·德瓦兰娜结成夫妻，把侯爵扔给他的金币揣进衣袋，又拖着步子消失在夜色中。

“葡萄酒。”侯爵又向房东摊开不祥的五指，命令道。

葡萄酒拿来了，他说道：“斟满杯子。”烛光中，他起身站立在桌子一端，恶毒而自负，像一座黑色的山，当年旧情变做眼前新恨的记忆充满了他的眼睛，他的眼光就落在侄女身上。

“米尼奥先生，”他举起酒杯说道，“我的祝词是：你的一生会因与你成婚的这个女子变得污秽悲惨。她的血液里承载着乌黑的谎言和殷红的毁灭，耻辱和忧虑是她唯一能带给你的东西。降临在她身上的妖魔盘踞在她的眼睛、她的肌肤、她的嘴里，邪恶到愿意卑躬屈膝，去引诱一个农夫。你的幸福未来就是这样的，诗人先生。干杯！小姐，我总算摆脱掉你了。”

侯爵喝干了酒。轻声的悲伤啜泣从女子的双唇发出，仿佛突然间受了伤。大卫手持酒杯，向前迈了三步，直视侯爵，完全不像个羊倌的姿态。

“刚才，”他平静地说，“我有幸被你称做‘先生’。因此，我希望我因这门亲事与你更接近——这么说吧，从等级上讲——能否让我在处理一桩个人小事时与你平起平坐？”

“就算是吧，羊倌。”侯爵藐视地说。

“那么，”大卫一下子将酒举到那双满是藐视、正在嘲笑他的眼睛面前，“也许你肯屈尊与我决斗？”

伴随着一声咒骂，侯爵的怒火爆发了，仿佛号角突然刺耳作响。他把剑从剑鞘拔出来，对着惊慌失措的店老板喊道：“拿把

剑给这个乡巴佬！”他转头看着那姑娘，笑声令她寒彻心扉：“夫人，你给我添麻烦了。看来我得在同一天夜里让你嫁人再把你变成寡妇。”

“我不会剑术。”大卫说。在妻子面前承认这一点，他脸都红了。

“我不会剑术。”侯爵戏弄地学舌道，“我们不会要像农夫一样拿着橡木棒打架吧？行啦！弗朗索瓦，拿枪来！”

一个侍从从枪套里抽出两把大手枪，枪上饰有银雕，闪闪发光。侯爵顺手拿起一把，扔在大卫手边的桌上。“站到桌子另一端去，”他叫道，“羊倌也会扣扳机吧。难得一个羊倌能有死在蒙塞尼尔枪下的这份荣幸。”

长桌的两端分别站着牧羊人和侯爵。店老板像发疟疾一样战栗不停，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说：“蒙——蒙——蒙塞尼尔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在我店里动手！——别在这儿弄出人命——我这儿的规矩会坏了的——”侯爵用杀气腾腾的目光威胁着他，他不再说话了。

“胆小鬼，”蒙塞尼尔侯爵叫道，“牙停一会儿再打战，给我们发令就行。”

房东扑通一下跪在地板上。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连声音也发不出。但从他的手势来看，他还在以他的房子和规矩的名义祈求停战。

“我来发令！”女子清楚地说。她走到大卫身边深情地一吻。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双颊也有了血色。两个男人端平了枪，等着靠墙站立的她发令。

“一——二——三！”

两声枪响分不出先后，连蜡烛都似乎只闪了一次。侯爵面带笑容站在那里，左手五指松开，撑在长桌一端。大卫依然站着，极慢地扭过头去，用目光找寻妻子。然后，他像衣架上滑落的衣